

# 烟斗——气质,在呼吸之间(下)

□ 新华

烟斗的材料除了最古老的陶土和最常见的石楠木树根以外,还有众多的木材可以取料,如海柳木、櫻桃木、枫木和紫檀等,只要满足质地坚密、不易燃烧的特点即可。

玩家级的烟斗材料最有名的当属海泡石(Meerschaum)。这种材料的质地类似以前老太太用来磨脚底的浮石,原由火山喷发的熔岩包裹了无数的气体微沫而成,轻盈、透气、吸水。只不过老太太的磨脚石里通常混有较多的杂质,呈灰黑色,而世界上最纯净的海泡石产于地质史上多火山的土耳其地区,洁白无瑕,一尘不染。稍次一等的出产于非洲,质地不似土耳其海泡石般洁白,而接近亚麻布的本白,表面间或会有一点微小的杂质痕迹。笔者曾觅到两枝非洲海泡石外包裹皮革的烟斗,由一家英国公司在现在坦桑尼亚的地方制成(坦桑尼亚原为英国殖民地),其上刻的产地名仍为 Tanganyika (坦噶尼喀——坦桑尼亚的原地名,1964 年建国后改用现名 Tanzania)。虽是前朝旧物,但居然从未被使用过,所谓“新的旧货(new old stock)”。该物原为一家小烟斗公司收集的样品,后被尘封数十年,辗转落于笔者手中,其存世竟至少与笔者的年龄相当,恍然间不无沧桑之感。非洲海泡石与英国传统皮革工艺的结合,既赏心悦目又功能合理,可惜这种别致的烟斗型制再也不见于现在各烟斗厂的目录中。

可称为烟斗中极品的大概要算

产于南非的 Calabash 烟斗。其外壳用的是非洲的一种树果,在果实尚未完全成熟时,用器具箍在果实的外面,强迫其长成弯曲的形状(这个过程有点像日本人制作方形的西瓜),等果实成熟,外壳变硬后,掏空里面的果肉,塞进用海泡石制成的衬里,便成了著名的 Calabash,据称是福尔摩斯在他贝克街寓所中最喜欢使用的烟斗。

至于可玩可赏,烟斗更是可圈可点。当然,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已上升到唯美的层面,与实用性无关。既然是唯美,便无一定的标准,完全由玩家见仁见智。唯一一起作用的倒是经济学的价值规律——物以稀为贵,只要是稀罕的,便是好的。

玩家们一般均认所谓“直纹(Straight Grain)”或谓“火焰纹(Flame Grain)”为上品,因为这种花纹的木材最为难得,所以价格也最高。有砂眼的材质一般被认为较次,价格也较低廉。另外,手工制品尽管不如现代的机器制品在尺寸上那么精准,但价格往往较高。

在功能和结构方面,虽然烟斗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但还是有不少厂家在细微处动足脑筋。如 Peterson 设计的系统烟斗(System Pipe)可以防止烟嘴中的唾液倒流至斗钵中。而迄今为止设计最为科学、使用效果最佳的烟斗当推英国的 Falcon。Falcon 的烟杆用质轻的铝金属制作,表面有花纹,增加了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易于使烟雾降温,斗钵是可以拆卸的,下方有蓄积水分的结构,使得烟草燃

烧时产生的水分积聚于此处,而不会在抽烟时发出“噗、噗”的声响,入口的烟又干又凉爽。不过,Falcon 的缺点在于外型过于科技,加之金属件的加工有欠精细,使之更像一件实用的工具,而不是可堪把玩的玩具。

普通烟斗在抽完后不能即时把烟嘴从烟杆中拔出清理,须待之完全冷却,不然,由于有机材料的收缩率并不是恒定的,烟嘴和烟杆的连接处可能会逐渐变得太松或者太紧。而有的厂商却将连接部的一端接触面设计成斜面,这样便成为随时可以热插拔的“军用柄座”。军用柄座通常一端的材料为金属,另一端为塑胶或橡胶,但笔者收藏的 1960 年代的一枝丹麦手工烟斗也为军用柄座,其烟嘴由天然橡胶制成,连接斗杆和烟嘴部分的柄座却以鲸鱼骨制成,一见之下,情不自禁地为其另类的设计和样式所动,必先收入囊中而后快。

一般树根制成的烟斗不能连续使用,因为抽烟时产生的水分(烟草中所含水分及唾液)如在斗钵内积聚过多,会影响烟草的口感,因而在抽过一、两斗后需要“轮休(Rotation)”一、两天。这,与其说是缺点,不如说正中烟斗客们的下怀,因为这样他们总有正当的借口为自己购买下一枝烟斗。当然,海泡石、陶瓷或陶土所制的烟斗是不需要轮休的。

烟斗的外型样式变化更是不堪一一道来。可称为经典的造型就有二十几种,在这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更多,加上所谓“自由式(Freehand)”,实在不可尽其数。好在大部分主流产



品都只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求一点个性,真正惊世骇俗的设计尚在少数。细长、优雅如前述 Churchwarden 者适合在家中独享清凉的醇烟,而对户外活动的爱好者则有所谓运动型的烟斗,烟杆短而粗,烟斗客叼在嘴上时,下端正好靠在下巴上,减轻了牙齿的负担。

说到烟斗的文化特质和故事,则更为烟斗客们所津津乐道。

烟斗常被赋予了沉静、睿智和怡情的特质。的确,烟斗的享受不仅在于味觉,对嗅觉、触觉(把玩)、视觉(欣赏)乃至思想无一不是一种享受的过程。对此,卷烟和雪茄是甘拜下风的。据信,烟斗具有神奇的功效,能使躁动的心灵沉着下来,享受安静,而使安静的大脑活跃起来,激发出创意——这并不需要玄学的论证——

既然烟斗能使你用一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来放松身心,并专注于沉思冥想中,它的功效其实是与瑜伽相似的。所以,自有烟斗以来,世上一些最著名的脑袋下方都曾叼过烟斗,政治人物如麦克阿瑟、斯大林、格瓦拉;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作家如马克·吐温、萨特、闻一多、林语堂;艺术家如凡·高、莫奈、毕加索等。

由此看来,1990 年代至今的烟斗复兴也就不难理解了。除了近年来弥漫时尚界的怀旧风以外,越来越忙的现代人也越来越需要有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于忙碌中寻找一些无聊,于无聊中寻找一些乐趣。太极、瑜伽太过麻烦,而烟斗,既享受、又怡情,还颇有点个性,最重要的——好玩!

## 转变

□ 闫晓飞

我出生在第一只鸟飞起、第一枝花盛开的地方——朝阳,喝着凌河水成长,从小受到父母的良好教育,尊老爱幼,善良忍让,和亲睦友,但唯独不喜欢抽烟的人。

哥哥年少不懂事,因偷吸烟几次挨父亲打,“活该”——我在心里说。中学,男同学躲在男厕所里吸烟,被老师剋,解恨,看谁还敢因为吸烟给班级减分抹黑吧。邻家小叔,逗我玩,往我脸上吹烟,挠他,让他脸上挂花,省得再来烦我。凡此种种,我最痛恨烟草,讨厌抽烟的人,讨厌发明卷烟的人,痛恨香烟。

童年的我,就天真地发誓,一辈子不沾香烟的边,将来找对象首要条件就是不抽烟。

若干年后,阴差阳错我成了个卖烟的人,也嫁了个会抽烟的人,现在对卷烟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哪个品牌好卖哪个品牌不好卖,哪个是新品牌,哪个是不占总量品牌,都很清楚。向消费者宣传新品,尽管工作很琐碎,但我也乐在其中。

亲朋好友来找我帮忙买烟,也热情帮忙,推荐新品牌,介绍畅销烟,当年因吸烟被剋的同学调侃,“当初最恨吸烟的人,如今为了养家糊口也习惯了”,是的,干啥就爱啥呀。

半岛似的凌河广场,位于凌源市城南两河归对面,占地 50 亩,各种景观树,时令鲜花群,造型别致灯,彩色音乐喷泉,实木休闲凳,全民健身舞池等,设备齐全,优美的景色使多少人流连忘返,我爱凌河广场的美景,更爱十二生肖造型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狗猪。灯体高约 10 米,呈圆柱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金地紫铜镂空的,形态可爱的生肖像,下部分是韩白玉雕刻环绕祥云,上下比例黄金分割,远远看去活脱脱就是十二支巨型香烟,均匀地矗立在广场中心四周。

我禁不住张开双臂,大声欢呼,看:这十二盏灯像不像十二支巨型香烟啊?一个观景的陌生人笑问道:“你该不是烟草的吧?要不怎么会这么有灵感啊?”

“对,我就是烟草的!”我自豪地回答。烟草为我带来了快乐,我情系在烟草,我为我的事业而骄傲。

## “七夕”烟标演绎天地柔情



□ 刘善文

农历七月初七,民间相传牛郎织



女鹊桥相会的日子,是有“中国情人节”之称的“七夕节”,承载了世人祈求爱情永恒的美好心愿。七夕节在民

间又称乞巧节、女儿节、七桥节、鹊桥节等,因为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而演绎成为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渊源,有遍及神州的民俗基础,积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2006 年 5 月 20 日,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弘扬“七夕”文化所表现的那段古老的忠贞不渝的爱情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营新湘卷烟厂(即现在的湖南省常德卷烟厂)出品了“鹊桥”烟标(图一),标面为白色,图案与文字为紫色。主版上有 8 只喜鹊在白云中展翅飞翔,搭成一座“鹊桥”,迎接牛郎、织女;副版画面为银河东两岸边,牛郎倚伏牛背与织女遥遥相望,期盼着即将到来的相会,众多的喜鹊为牛郎织女架起一座“鹊桥”。这枚烟标如同一曲凝固的音乐,以美丽而雄浑的基调为我们娓娓地叙述着一个凄美的、千古流传的爱情

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吉林四平卷烟厂出品了“七夕”烟标(图二)。烟标背景为蔚蓝色天空上,白云飘拂。主副版图案均为 8 只喜鹊飞翔在银河上空,构成“七夕节”的标志——鹊桥。鹊桥的上方各有一个黄色的框,其上分别印有标名“七夕”的汉字与拼音,标名上方有两颗相依的金色四角星,象征着“七夕”相会的牵牛星与织女星。设计者运用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夸张的手法,淋漓尽致地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的内涵展现在标中,意味深长,极富艺术感染力。方寸间承载了人们对忠贞爱情的美好追求和热情歌颂,既凝结了中国古老民俗文化的菁华,也是对“七夕”文化的一种展示。

此外,湖北红安卷烟厂曾出品过“鹊桥”烟标,主图简约写意,是以红、黄、白三色连成的弓形桥,中间以两颗四角星代表已成星宿的牛郎、织女。

## 记忆中的“黄烟老头”

□ 柴朝兴

上世纪 50 年代的浙西山区有一位单身老人。矮矮的身材、瘦瘦的脸庞、高高的鼻梁加上一对大眼睛,一年四季戴着一顶瓜皮帽,冬天总是穿着一件裸黑棉袄。一条蓝粗布裤子,膝盖头打着厚厚的补丁,早上起来腰间就系着一条白细龙布“围腰”。他一辈子种烟叶,也种少量的杂粮。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节俭的日子。由于他一生与种烟叶有缘,一辈子与烟叶为伴,人们都叫他“黄烟老头”。实际上“黄烟老头”名叫洪柏山,但几乎没有人叫他的真名字。

自我懂事以来,就见“黄烟老头”住在这条沟垅里。他住的房子朝阳,早晨太阳升得早,晚上落得也晚,屋前后每年种的烟叶也要比别人家收成好。沿溪边小路往前走,百米远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屋南边有四株古柏树,枝繁叶茂,像四把大伞撑在屋顶上,柏树根部长满青苔,小沟里传来潺潺流水声。三间小屋盖的是芒秆草,不会漏雨,据说这草屋冬暖夏凉。屋墙是用黄土夯实的,但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墙体已是斑驳陆离了。前

面的墙上开了一个门,在右边留有脸盆大的窗口,离地面足有 1.5 米高。用“黄烟老头”自己的话说,这窗口虽小,但自有它的用处,人从里面往外看一清二楚,而从外往里看是黑咕隆咚的,对防小偷有一定的作用。

“黄烟老头”家中并不富裕,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的两支烟杆却被他看作是宝贝。一支小的烟杆嘴和蒲头都是用铜皮包装起来的,用得多了已经呈现桔红色,光滑透亮;粗的那支烟杆呈古褐色,有一米多长,杆内竹节不通,是当扁担用的。平时外出时一头挑着黄烟、一头挑着空葫芦、油瓶,去集镇换酱油、老酒、煤油等等。晚上粗烟杆放在床边当防身武器用。

种植、管理烟叶是“黄烟老头”的上手活计,屋前屋后地里是一片绿茵茵的烟叶,叶片大得像蒲扇。常见他一天到晚扎在烟叶地里拔草、施肥、捉虫,一丝不苟。他就这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黄烟老头”有一手制作黄烟丝的绝活。家中摆的大棉框、倒砧、刨子、包装纸,就是他的工具。旁边备好的烟叶、菜油、打潮用的水等都是原



料。制作时基本上就是打潮、上油、进榨、刨烟、揉烟丝,包装一气呵成。烟丝包装后及时入柜,防潮、保醇,择时上市换钱。他的黄烟在方圆百十里都有名气,邻里乡村的烟农制烟也请他去指导,所以外村人又叫他“黄烟师傅”。“黄烟老头”单身几十年,大家都认为他是孤老头。据年长者说,他娶过老婆,生有两女,因家境贫困,两个女儿随娘改嫁了,女儿大了也很少来看他。孤老头一直被村里人认可,进了“五保户”的行列。

到了 70 年代初,“黄烟老头”真老了,当村里人问他多大年纪时,他

只是笑笑,说是属猫的,记不清年龄,因而一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年龄。生产队“五保”他几年后,一天早上去干活的人见没开门,就把门推开进去,只见他一只胳膊耷拉在床外,抓住粗烟杆的手已松开,双目紧闭,已离开人世。丧事办得很简单,人就安葬在屋后的荒地里。陪伴他一生的两支烟杆也随主人入葬。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烟叶地被改种了蕃薯,村里吸黄烟丝的人也渐渐减少。于是,“黄烟老头”就只留在大家的记忆之中了。

### 烟友恩师

□ 宗新

大学里的教授都是满腹学问,各有各的风格,每一位都令人难忘。但是能令我时常想起的,却只有一位,就是大二时候的创作课老师——王登渤先生,四十多岁,山东人。

因为是编剧出身,只是作为兰大的客座教授,王登渤先生在平日里课堂礼节就少了许多。同时王先生也是一位不拘小节的人,每次上课,来到讲桌前,随意一站,放下公务包,先摸出一盒烟来,再抽出一根点上,深吸一口,然后才在惬意间打开话匣子。

王先生非常富有激情,而且手中的烟是基本不断的,一颗烟随着手势挥来挥去,讲课从来不用课件,说到某个典故的时候常常转身随手在黑板上写下来,落笔也是一挥而就,在我们只看到他背影的时候,烟雾从头顶上方袅袅飘出,下面坐着的几位有烟龄的男生便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

与王先生稔熟起来是因为一次烟瘾的发作。那次在下课之后,我因为在补笔记,走得比较晚,其他同学都已先行离开,合上笔记本抬头一看才发现教室里已空无一人,于是赶忙挎上书包跑出教室。行至电梯门口时发现王先生也在,背着包,正低头琢磨着什么,手上仍是夹着烟。

我先是打了声招呼,然后我们就攀谈了起来。说到我的期中作业,王先生在烟雾中嘱咐我平日里要多读书,而且要保持写东西的习惯云云。而我几乎走了神,因为恰在此时“烟虫”闹起了革命,挠的我喉咙直痒,神情应当也就有些不自然。王先生此刻似乎发现了我的窘态,于是摸出了包里的“黑兰州”。“来一颗?”王先生脸上带着笑意。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矜持了没有,只知道点上之后感觉好了一些,思路也清楚了,于是我们继续聊了起来。王先生似乎也来了兴致,跟我说起了他的吸烟史: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偷偷吸烟,其间屡次被父母兄长捉到“现行”,不断积累着“作战”经验,一直到了现在,终于可以在家光明正大地抽了,每次思路打了结或者什么写不下去的时候,就会点上一颗醒醒脑。我笑着说,其实我也是从高中开始,不过到现在才两三年,对于您来讲,我才刚上路啊。于是我两人相视一笑,友谊也就此建立起来。

后来我遇到问题大都去询问王先生,而他也经常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我解答。频繁联系一直持续到了大学毕业。在临走前的一个月里,整个校园都笼罩在离别的愁云中,我也是,日子里与朋友宿醉以解纷飞之殇,日子越来越麻木,麻木到痛苦,于是我又去王先生那寻求帮助。

记得那次是在一个街边的小馆子,王先生抽出两支烟,是蓝盒的“兰州”。“你们学生经常抽这个,我年轻时候也喜欢这么烈的烟,现在可真有点儿扛不住了。”说完自嘲地一笑,我也咧开干瘪的嘴唇。王先生像平日里习惯地深吸一口,似乎是呛到了,轻咳了一下,我还没待询问,他便开口了:“这人生也如吸烟,朋友也如烟,我嗜烟如命,也重朋友感情。但是,要记得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生不过是分分合合。你是要回山东老家的吧?我记得咱们老家有种烟叫做‘将军’,白盒的,跟这‘兰州’一个味儿,有劲儿!我年轻的时候经常抽那个,来兰大读书的时候就感觉没了‘白将军’这日子还怎么过啊,所幸的是我发现了‘蓝兰州’,仍是每日吞云吐雾,悠然自得,我当时就醒悟,原来只要有烟瘾,总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烟。再说分别,不要为一时的离合而苦恼,坚守住对朋友的感情,便永远不会孤独。社会是在进步,交通也日渐便利,现在虽然距离拉开了,但在你们分开最远的一刻起就开始在一点点靠近……”细细品味着王先生的话,有些领悟,也有些似懂非懂。在我出神的片刻,王先生悄悄去结了账,回来时:“你要走了,今天这顿饭老师请你,回去了好好工作,下次相逢的时候就由你来买单,怎么样?”我欣然应允。

这是我与王先生见的最后一面,虽然也有一些电话联系,但不见其人只闻其声总是不够完整。所以我就点上一支从兰州带回来的“蓝兰州”,吸一口火辣的香烟,再吸一口回忆。远方的王登渤先生,愿您一切都好!